

从贾宝玉形象看《红楼梦》的佛禅境界

刘晓珍

摘 要：《红楼梦》中，作者曹雪芹对贾宝玉形象构思的佛禅影响比较明显，通灵宝玉是佛禅本心的象征，通灵宝玉下凡历劫，温柔乡中梦幻一场，象征本心的迷失，而最后宝玉出家，“落了个片茫茫大地真干净”，则表达了一种解脱境界，从迷失到开悟的人物形象设置有着浓重的佛禅意味。从小说中贾宝玉的言行经历来看，他的解脱契机是对佛教基本教义“四圣谛”“三法印”等的深切体认。通过日常的读诗参禅，以及目睹大观园众女子的离散死亡，其空苦无常的体验越来越深，而林黛玉的死去，则是把他推入空门的最终原因。从本质上说，贾宝玉出家表达的是析假入空的小乘境界，观法上乃析法空、色败空，灰断色彩极为浓重，佛性认识上较为简单，智不穷源，并未对此“本心”有根源性探寻。从整体文本效果来看，佛禅主旨并非小说的着力方向，由于其对痴情的描绘更多，且相当成功，“遁入空门”反成为“情而不得”的衬托，表现出浓重的悲情意识与幻灭感。

关键词：贾宝玉；通灵宝玉；本心；悟道；小乘；悲情

作者简介：刘晓珍，副教授，博士后。（浙江传媒学院 文学院，浙江 杭州，310018）

中图分类号：I207.411 **文献标识码：**A **文章编号：**2096-8418 (2020) 04-0127-07

对于《红楼梦》的主旨，学界一向有“解脱说”与“痴情说”的针锋相对，如王国维《红楼梦评论》即曰：“《红楼梦》一书，实示此生活、此苦痛之由于自造，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。”^[1]涛每的《读王国维先生红楼梦评论之后》则云：“《红楼梦》之精神，不在解脱，而在言情。”^[2]具体到《红楼梦》中的佛禅思想，虽自清代二知道人以来相关评论者代不乏人，但多为点到为止，并未涉及具体的佛禅境界辨析。本文拟就贾宝玉形象所蕴含的佛理进行剖析，来探究《红楼梦》的佛禅境界，以期对这一问题有更加明确的认识。

从小说中“沉酣一梦终须醒，冤孽偿清好散场”^①等文字细节来看，从迷失到开悟的人物形象设置，都具有浓重的佛教意味。从本质上说，贾宝玉出家做和尚表达的近于“析假入空”的小乘境界，未表现出大乘当体即空、色空不二的圆融之境。由于小说中对痴情的展现着墨更多，使得“遁入空门”反成为“情而不得”的衬托，痴情主旨显得更为突出。这在明清时期文人作品中是普遍现象，表现的是当时文人的悲情与幻灭感。

一、“通灵宝玉”的佛禅寓意

衔玉而生的贾宝玉，与顽石、通灵宝玉、神瑛侍者等多重辉映，形成一个丰富立体的人物形象群，有着非常浓郁的传奇色彩与深刻的文化意蕴，其中佛禅意蕴相当突出。王冉冉《佛禅“本心”范畴与〈红楼梦〉通灵宝玉的象征意蕴》^[3]一文已经论及，本文在其基础上，再结合佛禅迷失论和开悟论作进一步探讨。

（一）“通灵宝玉”与佛禅本心论

基金项目：本文系浙江省教育厅 2019 年度一般科研项目“从贾宝玉形象看《红楼梦》的佛禅境界”（Y201941932）的研究成果。

① 本文所有《红楼梦》引文除行文中说明版本外，其余均出自红楼梦研究所校注本，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。

心与性是佛禅基本观念，佛禅典籍中，常把佛性、本心说成是父母未生时本来面目、本来人、自家一片田地等，并把它比喻为自家珍宝、神珠等，强调其人人本有、不假外求的特征。如众所熟知的《大般涅槃经》卷七的贫女宝藏喻、力士额珠喻，《妙法莲花经·五百弟子授记品第八》的衣珠喻，都是“自家宝藏”的生动比喻。禅宗典籍中此类比喻更是比比皆是，如《五灯会元》卷十七《慧南》的：“行脚人须是荆棘林内，坐大道场。向和泥合水处，认取本来面目”，^[4]《五灯会元》卷十七《祖心》的：“大凡穷生死根源，直须明取自家一片田地。”^{[4](1109)}《祖堂集》卷四丹霞的《骊龙珠吟》：“认取宝，自家珍，此珠原是本来人。”^[5]在《红楼梦》第二回中，贾宝玉“一落胎胞，嘴里便衔下一块五彩晶莹的玉来”，这种人物形象设计，流露出浓重的佛禅本心说意味。

首先，它有“父母未生时本来面目”“本来人”的寓意。《红楼梦》第一回即介绍，贾宝玉出生时口中所含之玉，是“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……剩了一块未用”的石头，因其“灵性已通”而被一僧一道带入红尘下凡历劫。可见贾宝玉这人，“本来面目”并非你我所见的这般模样，而是和那块“天不拘兮地不羁，心头无喜亦无悲”的石头浑然一体的。小说以文艺的手法，表现出佛禅本心的义理。

其次，通灵宝玉蕴含宝藏、灵奇之物义。小说第一回即通过一僧一道之口，点明这块玉有它的灵妙“好处”。之后第二十五回写赵姨娘请马道婆暗中做法，使贾宝玉与王熙凤双双中了邪魔，各种医治，总不见效。最后一僧一道出现，提醒贾政“你家现有希世奇珍”“只因他如今被声色货利所迷，故不灵验了”。后经和尚持诵，恢复灵光，于是叔嫂二人病愈。和尚的话语佛禅寓意十分显豁：一是说明“现有希世奇珍”，即通灵宝玉；同时也明确表示：“被声色货利所迷，故不灵验”，佛教“尘覆”观念可谓一目了然。

（二）“通灵宝玉”与佛禅迷失论

“佛禅迷失论”着重揭示本心的不识不觉、陷于迷误的状况及缘由。小说中象征本心的通灵宝玉被“携入红尘”去“造劫历世”，最后又被一僧一道“引登彼岸”，可见贾宝玉经历了本心的迷失并最终有所“了悟”。小说中对本心迷失的具体描写主要有以下两个层面：

首先，拥有稀世珍宝却不自识。针对世俗大众因沉沦于生老病死之轮回而不觉悟，佛经及禅宗语录中有很多说明，形象地称为“家中舍父，衣内舍珠”，如《五灯会元》卷十八《希明》“已灵独耀，不肯承当。心月孤圆，自生违背。何异家中舍父，衣内忘珠。”^{[4](1190)}《祖堂集》丹霞《骊龙珠吟》：“不知身是主人公，弃却骊龙别处觅。”^{[5](151)}

小说中贾宝玉虽然已经拥有奇珍异宝，他自己却丝毫不知，甚至为了爱情多次摔玉、砸玉，意欲将其毁弃。可以明显看出，他对自家珍宝处于完全迷失状态，这也即和尚口中所言的“粉泽脂痕污宝光”。小说第三回贾宝玉与林黛玉首次见面，便发起痴狂病，发生了摔玉行为。随着二人爱情的进展，黛玉的猜忌与日俱增，宝玉为情缠缚，故而对玉石更是又摔又砸，第二十九回写道：

那宝玉又听见他说“好姻缘”三个字，越发逆了己意，心里干噎，口里干噎，口里说不出话来，便赌气向颈上摘下通灵玉，咬牙狠命往地下一摔，道：“什么捞什骨子，我砸了你完事！”偏生那玉坚硬非常，摔了一下，竟文风没动。宝玉见没摔破，便回身找东西来砸。

对于贾宝玉这种陷于恋情，迷失自心的行为，甲戌本中曾有多处点醒，如第八回写道：“后人曾有诗嘲云：‘女娲炼石已荒唐，更向荒唐演大荒。失去幽灵真境界，幻来亲就臭皮囊。好知运败金无彩，堪叹时乖玉不光。白骨如山忘姓氏，无非公子与红妆。’”小说第五回写宝玉梦游太虚幻境，由“秦可卿”引路，与既似黛玉又如宝钗的“乳名兼美字可卿”之女子行儿女之事，并最终堕入迷津，暗示现实中贾宝玉即将展开的情欲缠缚，寓意也很清晰。

其次，沉迷于镜花水月之幻境。正是由于贾宝玉虽拥有稀世珍宝却不自识，所以他便认贼作父、执幻为真，常常被“臭皮囊”所困，沉醉于幻梦醉乡而不自知，贪恋镜花水月之感情，迷失自我真面目。

在佛禅经典中，“梦幻”“空花”“水月”“鸟迹”等，都是常见比喻，《金刚经》“六喻”、《维摩经》“十喻”等均广为人知。其他佛经与禅宗语录中的此类比喻更是比比皆是，兹不赘举。

甲戌本凡例有言：“浮生着甚苦奔忙，盛席华筵终散场。悲喜千般同幻渺，古今一梦尽荒唐。”几句话说了佛教的空苦无常，流露出浓重的空幻意识。第一回中又借助一僧一道之口说：“那红尘中却有些乐事，但不能永远依恃，况又有‘美中不足，好事多魔’八个字紧相连属，瞬息间则又乐极悲生，人非物换，究竟是到头一梦，万境归空。”甲戌侧批：“四句乃一部之总纲。”更加明晰地表达出佛教主旨。

另外小说中零星点缀的诸如“水中月”“镜中花”“恨无常”“虚花误”“水月庵”等无一不是在点醒贾宝玉所追求的一切不过是“镜花水月”一场空，他已迷失于其中而不自知。尤其早期版本甲戌本第五回回目“开生面梦演红楼梦，立新场情传幻境情”和蒙府本第五回回前诗“问谁幻入华胥境，千古风流造孽人”都非常清晰地表露了佛禅“迷失论”的思想，说明这回的主旨就是预演贾宝玉因情入幻、执幻为真的人生经历。第五回写“太虚幻境”宫门一副对联：“厚地高天，堪叹古今情不尽；痴男怨女，可怜风月债难偿。”即表明情痴者的苦海无边，应早日看破，所以甲戌眉批曰：“菩萨天尊皆因僧道而有，以点俗人，独不许幻造太虚幻境以警情者乎？观者恶其荒唐，余则喜其新鲜。”

然贾宝玉又是一个有慧根的人，他在迷失的同时，也在不断地感悟人生，在目睹生老病死之无常人世之后，最终有所觉悟。

（三）“通灵宝玉”与佛禅开悟论

佛教基本教义有三法印、四圣谛、十二因缘等，向人揭示人生之空、苦、无常、无我的实相和获得智慧得到解脱的方法。传统佛教的三十七道品，包括四念处、四正勤、八正道等等，都是具体的解脱方法。随着佛教的传播和在中国的发展，不同的派别解脱方法也各自有别，比如天台宗的圆顿止观，慧能禅的顿悟法门，都达到了不二之境。如《坛经》中“法元在世间，于世出世间”^[6]的话语，表明悟道不必拘于形式，亦不必离开世间。“自性迷，佛即是众生；自性悟，众生即是佛”。^{[6] (45)}

从《红楼梦》中贾宝玉的人生经历来看，象征其本心的“通灵宝玉”因“凡心已炽”而步入红尘，在温柔乡里历尽悲欢，后来“沉酣一梦终须醒，冤孽偿清好散场”，回归其大荒山青埂峰，“来处来去处去”，形象设置上受大乘诸佛典与禅典“心珠”喻的影响颇深，但观法上与佛性认识上均未达到不二之境，与大乘境界相距较远。从小说具体细节呈现来看，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，通过读诗参禅，贾宝玉的人生感悟越来越与佛教“空苦无常”的基本教义契合，以至最后看破红尘、遁入空门。此经历明显近于声闻乘，颇具小乘色彩，接下来笔者将结合贾宝玉的具体人生经历进行探讨。

二、贾宝玉的悟道之路

从贾宝玉的言行经历来看，他的解脱契机是对佛教基本教义及“四圣谛”“三法印”等的深切体认。通过日常的读诗参禅，以及目睹大观园众女儿的离散死亡，空苦无常的体验越来越深，而林黛玉的死去，则是把他推入空门的最终原因。

（一）慧根：稍远“三毒”

小说第二回借助冷子兴之口，第五回借助警幻仙姑之口，介绍了贾宝玉“禀性乖张，生情怪谲”的性格特点。他不喜结交读书做官的“须眉浊物”，说“见了女儿便清爽，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”。厌恶宝钗、湘云等劝他“多学学仕途经济”，喜欢黛玉“从不说这些混账话”。可见作者对贾宝玉的性情预设是对常人极为看重的名利有所排斥，也就自然与佛教所说的“三毒”——“贪、嗔、痴”有了一定距离，这也使得他比较容易对佛禅教义产生兴趣。然而按照小说中的呈现与强调，作为“古今第一淫人”的贾宝玉本性当中“痴情”却是深入骨髓，颇难解脱的。在他亲眼目睹众姐妹和黛玉的离散

死亡之后，对佛法之“诸行无常”“有漏皆苦”都有了极为切肤的体会，才彻底遁入了佛门。

（二）渐修：读庄谈禅，听曲品诗

贾宝玉在与众姐妹相处的过程中，经常一起作诗、听曲，他自己也常读《南华》《西厢》《五灯会元》，还和姐妹们一起谈禅说道，庄禅本来就比较近似，这些都促使他更加亲近佛禅。第二十一回专门写了《南华经》外篇《胠箧》“绝圣弃智，大盗乃止”对宝玉化解感情烦恼的帮助。接下来第二十二回又着重写了宝玉对戏曲曲词与禅偈的灵悟。他听了《寄生草》中“赤条条来去无牵挂”等句之后，“喜的拍膝画圈，称赏不已”，曲文解除束缚的洒脱感非常贴合贾宝玉当时的人生感悟。但他并未真正勘破情感，他写下的偈诗“你证我证，心证意证。是无有证，斯可云证。无可云证，是立足境”。重心还落在“证”情上，仍旧走不出“你”“我”的感情缠缚。

除了读庄谈禅，贾宝玉还常常与众姐妹一起作诗。由于林黛玉对“病、苦”的切身感受，使她的诗词作品中常常流露出非常浓重的悲苦之感，贾宝玉在聆听之后，更激发他对人生的“幻灭”“空无”感受，第二十八回写道：

不想宝玉在山坡上听见，先不过点头感叹；次后听到“侬今葬花人笑痴，他年葬侬知是谁”，“一朝春尽红颜老，花落人亡两不知”等句，不觉恸倒山坡之上，怀里兜的落花撒了一地。试想林黛玉的花颜月貌，将来亦到无可寻觅之时，宁不心碎肠断！既黛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，推之于他人，如宝钗、香菱、袭人等，亦到无可寻觅之时矣。宝钗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，则自己又安在哉？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，则斯处、斯园、斯花、斯柳，又不知当属谁姓矣！因此一而二，二而三，反复推求了去，真不知此时此际欲为何等蠢物，杳无所知，逃大造，出尘网，使可解释这段悲伤。

正是黛玉的充满“无常”意味的“花落人亡两不知”，触动了宝玉的人生感悟，当他想到大观园的女孩子都烟消云散之时，不知自己又在何方，这样反复推求下去，竟陷入极度的幻灭与悲伤而不可自拔了。很多经典作品也是催生贾宝玉人生感悟的重要媒介，如第五十八回这段描写：

再几日，这杏树子落枝空；再几年，岫烟也不免乌发如银，红颜似缟了。因此，不免伤心，只管对杏叹息。正想叹时，忽有一个雀儿飞来落于枝上乱啼。宝玉又发了呆性，心下想道：“这雀儿必定是杏花正开时他曾来过，今见无花空有了叶，故也乱啼。这声韵像是啼哭之声，可恨公冶长不在眼前，不能问他。但不知明年再发时，这个雀儿可还记得飞到这里来与杏花一会不能？”

这一段把唐诗的生命感喟融进了字里行间，表达出强烈的人生无常之感。贾宝玉由于天生一段痴情，对众女子以及自然万物都很体贴关爱。目睹众女子的死亡、万物的凋谢，都使他很容易对佛禅的空、苦、无常等观念产生共鸣。

（三）遁入空门：“你死了，我做和尚”

小说第五回中通过贾宝玉观《金陵十二钗》册子、饮酒品茶之“千红一窟”“万艳同杯”、听《红楼梦》曲，艺术地暗示了他将要亲历、目睹众儿女摧折的过程。尤其是林黛玉之死，使他彻底断了痴情，走入佛门。第五回中“警幻仙姑”“痴梦仙姑”“钟情大士”“引愁金女”“度恨菩提”等名号设置也颇具暗示意义，预示贾宝玉终将堪破情执，走向“解脱”。

小说第七十八回着意书写大观园一步步走向“人去楼空”给贾宝玉带来的心理冲击：“宝玉又到蘅芜苑中，只见寂静无人，房内搬的空空落落的，不觉吃一大惊。”想到曾经“各处房中丫鬟不约而来者络绎不绝”，如今缺如此荒寂，心下因想：“天地间竟有这样无情的事！”“悲感一番，忽又想到去了司棋、入画、芳官等五个；死了晴雯；今又去了宝钗等一处；迎春虽尚未去，然连日也不见回来，且接连有媒人来求亲：大约园中之人不久都要散的了。纵生烦恼，也无济于事。不如还找黛玉去相伴一日，

回来还是和袭人厮混，只这两三个人，只怕还是同死同归的。”此时林黛玉尚在园内，他即如此悲伤感叹，试想如果黛玉也不在了，贾宝玉当会何等空虚绝望。

小说自七十回起，多处透露黛玉行将死去的消息：第七十回：“泪眼观花泪易干，泪干春尽花憔悴。……一声杜宇春归尽，寂寞帘栊空月痕！”第七十六回：“寒塘渡鹤影，冷月葬诗魂。”尤其第七十九回两人改悼词：“我又有了，这一改恰就妥当了：莫若说‘茜纱窗下，我本无缘；黄土陇中，卿何薄命！’”更是把黛玉之死表露得明明白白。小说前八十回未写到黛玉之死，但消息已经明显透出，宝玉也多次说过“你死了，我做和尚”，后四十回续书也确实按照这一思路展开，黛玉之死把宝玉彻底推入空门。

三、《红楼梦》的佛禅境界

佛祖对机化人有种种方便权说，在后世的传播与接受过程中也形成了种种不同理解，故而中国佛教历史上有根据义理的浅深、说时的先后等方面进行区分的判教活动，如华严宗的“三时判教”与天台宗的“五时八教”说影响就很大。按照牟宗三先生对天台判教的解析，小乘“析假入空”“智不穷源”，为“灰断佛”。^[7]而慧能禅与天台宗，达到了色空不二、圆融无碍、圆满无尽的最高境界^[7](954-955)]。由此可见，《红楼梦》所展示的境界近于小乘。

（一）“万境归空”，近于小乘

小说没有借助贾宝玉角色呈现悟道的最高境界，反倒通过贾宝玉的看破红尘、遁入空门，反衬了他的情痴。而且，小说开端的宗教主题预设与实际行文的重情表达并不统一，所以从总体艺术效果看，预设中的宗教主旨只是从反面突出了情的幻灭与悲伤。

具体来说，贾宝玉领悟的四谛尚属生灭四谛，也即分析性的从生到灭的感悟，而非无生四谛，更未达到无量无作的程度。“无生”即“虽缘生而实无生，虽缘起而实无起”，由析法空进入体法空，由分解性的断灭之空进入当体即空、空有不二之境。“无作”即“三千世间法皆是本具，皆是性德，无一可改，无一可废，无一是由作意造作而成”^[7](514)]，达到“存有的圆具”^[7](597)]。《红楼梦》中贾宝玉最终出家为僧，象征本心的通灵宝玉还归大荒，这种展示非色空不二，对尘世的态度是否定、厌离，近于“灰身灭智”的小乘。

伴读诗参禅，贾宝玉的幻灭之感、厌离之感在小说中被反复书写、不断强化，其中有三处“化灰化烟”的几近重复的文字，颇为引入瞩目：

第十九回：只求你们同看着我，守着我，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飞灰，——飞灰还不好，灰还有形有迹，还有知识。——等我化成一股轻烟，风一吹便散了的时候，你们也管不得我，我也顾不得你们了，那时凭我去，我也凭你们爱那里去就去了。

第三十六回：比如我此时若果有造化，该死于此时的，趁你们在，我就死了，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，把我的尸首漂起来，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之处，随风化了，自此再不要托生为人，就是我死的得时了。

第五十七回：我只愿这会子立刻就死了，把心迸出来你们瞧见了，然后连皮带骨一概都化成一股灰——灰还有形迹，不如再化一股烟——烟还可凝聚，人还看见，须得一阵大乱风吹得四面八方都登时散了，这才好！

这些文字反复出现，传递出浓重的“灰身灭智”之感，与总纲中的“万境归空”相互映照，使得小说的断灭色彩极为突出。

第二十八回写宝玉听过《葬花吟》后“逃大造，出尘网”的终极想象，更是颇有逃离、舍弃的意味。从佛禅义理上看，这是明显的沉空，堕入了空无一物的顽空之境，而这恰恰是佛禅经常要人警惕

的。牟宗三先生解释：“小乘解脱涅槃是‘非色’的，因灰身灭智故。……‘亦色非色’是中道解脱，此非声闻缘觉所知。说‘非色’，小乘知之，‘亦色非色，说为非色’，则非小乘所能知。说非色是权说（方便说），而小乘认为是实说。”^{[7]（184）}可见宝玉远未达到“亦色非色”之中道解脱。

再联系小说的整体构思来看，第一回即特意点出“到头一梦，万境归空”。这种“非色”的色彩在《好了歌》及甄世隐的注解中都有清晰展示：“陋室空堂，当年筵满床；衰草枯杨，曾为歌舞场。……”第五回通过一场大梦，更是预演了贾宝玉即将经历的人生，其“到头一梦”的佛禅寓意十分明显。其中特意安排贾宝玉感悟《红楼梦》十二曲，这些曲子更是道尽了无常空苦：《虚花悟》：“这是的，昨贫今富人劳碌，春荣秋谢花折磨。似这般，生关死劫谁能躲？”《晚韶华》：“镜里恩情，更那堪梦里功名！那美韶华去之何速！再休提绣帐鸳衾。只这带珠冠，披凤袄，也抵不了无常性命。”结尾一首《飞鸟各投林》“好一似食尽鸟投林，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”更是一个大总结，“色败而空”一目了然。所以无论是贾宝玉形象还是从总纲预设来看，均未至色空不二，人生态度偏于否定性，整体呈现出浓重的小乘境界。

（二）“自色悟空”，幻灭悲情

小说第一回也提出了一个“大旨谈情”的预设，所以“至情”与“解脱”的关系颇引人深思。有些学者曾提出贾宝玉“爱博心劳”“情不情”反映出的是佛禅的“自他不二”观念，^[8]笔者认为这只是暗合了大乘的菩萨行，但结合宝玉整体形象与小说整体构思来看，并不符合实际。梁归智先生在“探佚”基础之上，提出贾宝玉与湘云“最后结合”而证情，从而达到“情空两济”^[9]之境，但这是探佚的结果，也不符合小说现有实际。梁先生也认为现有的后四十回“正是对前面第二十二回宝玉悟得的‘顺接’——肯定了顽空。”^{[9]（119）}小说主体内容没有表现出大乘境界，情在小说中表现出的是与空的对立，情尽而空是基本事实。所以牟宗三先生说：“《金瓶梅》是大乘境界，《红楼梦》是小乘境界。”^[10]

总体来看，小说的总纲预设与具体行文之间并不协调一致，总纲突出“万境归空”，具体行文则着重“大旨言情”。而总纲中“因空见色，由色生情，传情入色，自色悟空”的表述传递出的也并不是“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。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”的“真空妙有”，而是自“色”悟“空”，是情尽之后的归向空。正由于作者悟道上并未达到情空不二，而是情与空的对立，所以小说主旨才会呈现出相当程度的矛盾性。

具体来看，缠绵不尽的情思，在小说的情节中展现得尤其感人，许多研究者都深有感触，刘再复《红楼梦悟》即认为：“庄子不相信情的实在，曹雪芹的骨子里还是相信情是最后的实在。”^[11]贾宝玉的出家，“悬崖撒手”，也是由于“情尽”，由于目睹了“千红一哭，万艳同悲”的人间大悲剧而对人世的彻底幻灭。所以，“这种情尽之后的出家，本身即有强烈的不得已意味”，^[12]再加上作者对情的大量着墨，佛禅主旨反倒成了陪衬。

如果把《红楼梦》放在当时大背景中来观照的话，这种在“至情”与“解脱”之间挣扎徘徊，既“至情”又“解脱”的现象非常普遍，乃明清文人的共性。由于宋明以来的主流观念“天理存则人欲亡，人欲胜则天理灭”的作用，晚明以降出现了反弹，肯定人欲，高扬至情的呼声振聋发聩。李贽、袁宏道、张岱等人都对私欲、真情有过大胆的肯定与张扬。在文学领域也出现了一大批宣扬至情的作品。如众所熟知的《牡丹亭·题词》之“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”，《长生殿》第一出《传概》之“今古情场，问谁个真心到底？但果有精诚不散，终成连理。……借太真外传谱新词，情而已”等，对情的呼声非常强烈。

同时，这些文人作品当中，寻求解脱的意识与幻灭感也同样突出，同一个作家的系列作品，甚至同一部作品内部，出现了两种声音的同时存在。如汤显祖的《临川四梦》，便是一组既歌咏“至情”又慨叹“一梦”的作品。汤显祖本人也是“虽转迹于风埃，实韬怀于月相”^[13]，一生处在思想矛盾当中的

人，在他晚年的文章当中，我们仍可以看到他对“儿女之梦难除”^{[13] (1299)}的反省：“《与陆景邨》：学道无成，而学为文。学文无成，而学诗赋。学诗赋无成，而学小词。学小词无成，且转而学道。犹未能忘情于所习也。”^{[13] (1337-1338)}

我们通过当时文人的作品，也透视到了类似《红楼梦》的“非色”的解空境界。如《陶庵梦忆序》所云：“因想余生平，繁华靡丽，过眼皆空，五十年来，总成一梦。”^[14]这些“过眼皆空”“总成一梦”的总结，与《红楼梦》的“万境归空”一样，表达的是当时文人阶层比较普遍的佛禅体验。这一点在二知道人对《红楼梦》的评说中表现得更加显豁：

司空图诗云：“花落梦无聊。”可为宝玉悼林写照。世之爱流成海，情尘为岳者，昙花一现，转眼成空，谁此无聊之梦哉？^[15]

览过《红楼梦》后，顿悟其色即是空者，解脱人也。^{[15] (102)}

由此“转眼成空”可见，当时文人所谓的“空”多是“非色”的，不是“即色”的不二之境。

四、结 语

综上所述，《红楼梦》是一部有着浓重佛禅色彩的文学作品，但从小说的总体意旨来看，佛禅主旨并非其着力方向。其中的佛禅义理未达精妙之境，首先，观法上乃析法空、色败空，“到头一梦、万境归空”是主色调，属于偏空；其次，佛性认识上较为简单，小说只是大略展示了“本心”由迷到悟的过程，“智不穷源”，并未对此“本心”有根源性探寻。所以，从文本效果来看，小说借助佛教的“空苦无常观”，表达了强烈的人生空幻感与悲情意识。从小说中几个主要角色谈禅的情况来看，作者曹雪芹对禅宗历史及其公案、机锋较为熟悉，但未能领略到慧能禅“即烦恼是菩提。前念迷即凡，后念悟即佛”^{[6] (31)}的精髓。换句话说，假如作者在禅悟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，成就的将是“日日是好日”^{[4] (928)}式的洒脱，也就不会有“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”这样的悲情了。

参考文献：

- [1] 王国维. 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·红楼梦评论 [M]. 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2001：9.
- [2] 吕启祥，林东海. 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 [M]. 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01：158-159.
- [3] 王冉冉. 佛禅“本心”范畴与《红楼梦》通灵宝玉的象征意蕴 [J]. 明清小说研究，2014（4）.
- [4] 普济. 五灯会元 [M]. 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4：1106.
- [5] 静、筠禅僧. 祖堂集 [M]. 郑州：中州古籍出版社，2001：151.
- [6] 杨曾文. 六祖坛经 [M]. 北京：宗教文化出版社，2001：47-48.
- [7] 牟宗三. 佛性与般若 [M]. 长春：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，2010：496.
- [8] 王冉冉. 曹雪芹与佛禅的“自他不二”思想 [J]. 曹雪芹研究，2015（2）.
- [9] 梁归智. 禅在红楼第几层 [M]. 北京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2007：86.
- [10] 牟宗三. 生命的学问 [M]. 桂林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05：187.
- [11] 刘再复. 红楼梦悟 [M]. 北京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09：18.
- [12] 邹进先. 《红楼梦》“石头”意象的来历及其寓意 [J]. 红楼梦学刊，2015（5）.
- [13] 汤显祖. 汤显祖诗文集 [M]. 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2：1071.
- [14] 张岱. 陶庵梦忆·自序 [M]. 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8：1.
- [15] 一粟. 红楼梦资料汇编 [M]. 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64：92.